

| 河 洛 |

【编读有缘】

## 孟庐陵之谜

□ 见习记者 余子愚

日前,本版刊登的我市知名作家庄学《昔日孟家坑 今日中兴街》一文,引起了清代洛阳才子孟庐陵后人孟祥智老人的关注。

孟祥智,75岁,老城人,他说,由于家谱散佚,不知道自己是孟庐陵的多少代后人。在他的记忆里,孟庐陵老宅坐北朝南,前门在孟坑(今中兴街),后门在文明街。1958年之后,由于历史原因,孟家老宅前院已不再归孟家所有,孟祥智及家人只得从后门进出。

孟祥智老人说,在孟庐陵身上,一直有几个未解之谜,希望专业人士能够为其解答。

其一,孟庐陵姓名之谜。有资料记载,孟庐陵名习欧,与其弟习苏俱为监生,同工诗文书画。孟祥智老人说,按此说法,庐陵应该是孟习欧的字,但没有确切的依据。近年来,为了研究孟庐陵,孟祥智曾多方查证各处明清时期的孟氏家谱,却没有找到孟庐陵(习欧)的名字。

洛阳晚报记者认为,如果上述资料记载属实,习欧的“欧”应该是指“欧阳修”,习苏的“苏”应该是指“苏轼”,两人均为唐宋八大家。习欧、习苏,显示了孟庐陵兄弟二人的志向。

其二,孟庐陵画“活画儿”之谜。孟庐陵最擅长画画,传说他会画“活画儿”。其母喜欢纺棉花,便叫儿子为其画一个有用的东西。孟庐陵请母亲为他研墨,母亲研到快五更时不愿意研了。此时,孟庐陵便提笔画了一支蜡烛,能把房子照得很亮,母亲纺起棉花可顺手了。现在想来,“活画儿”之说,应该是指孟庐陵技艺高超,能把东西画得活灵活现。

其三,孟庐陵字画之谜。孟庐陵在历史上很有名气,可是很遗憾,孟祥智从未见过孟庐陵的字画。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,洛阳市有关部门曾向其父亲“借走”一幅孟庐陵的书法作品,在老城区西大街进行展览,此后再没归还。

后来有消息称,1962年,洛阳市有关部门还征集到孟庐陵的国画长卷《雪松图》,长两丈,宽二尺,“画面劲松虬结,风冽雪倾,极为壮观”。

可是,无论是被“借走”的书法作品,还是《雪松图》,孟祥智都未能目睹它们的“真容”,这也成了他的心病。“如果有机会找到先人孟庐陵的作品,能让我拍照留念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孟祥智说。

【老庄探路】

## 神州街 曾叫神舟街

□ 庄学 文/图



↑ 神州街街景

→ “春娥煤场”



从老城乡范街往北走,经丁家街、义勇东街,便到了神州街,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赵春娥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从这个大门进去,里面是个煤场,它就是著名的老集煤场,这里的居民俗称“春娥煤场”。“赵春娥”这个名字立即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。

神州街是由一条南北小巷和一条东西小巷组成的丁字街,北边是唐宫东路,南边与丁家街、义勇东街相连,东边可到北大街,总长300余米。

神州街过去曾叫神舟街、坑沿街,街旁原来有个湖,雅称“净湖”,俗称“老鳖坑”。

据传,唐武则天时期这地方是个大水塘。武则天信道士的“露水沐浴可延年益寿”之语,下令引泉水入坑,命名为“净湖”。

后来,净湖附近建起了寺院和亭台水榭,行善的人常在净湖里放生鱼、虾、鳖等,湖中活物泛滥。再后来,此湖北面的灵官庙被改建为神丹庙,取普度众生之意,东边的街巷便叫神舟街。

到了清代,一场大火毁了寺院,也毁了湖边的亭台水榭,水位下降,湖水枯竭,净湖成为人们捉鳖的地方,老鳖坑的叫法由此而来。

清末,逃荒要饭的贫民在坑沿挖洞穴居,有一段时间神舟街亦被称为坑沿街。神舟街被人念转后,成为现在的神州街,倒也显得大气。

净湖(老鳖坑)后来被填平夯实,一部分成为老集煤场,劳模赵春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

煤场的工棚房舍依旧,只是换了主人。大门旁边的小屋黑板上写着蜂窝煤质量标准。入大门左侧,是一片栅栏围起来的二层楼。透过栅栏能看到绿树掩映下的赵春娥纪念馆,周围据说撒过赵春娥骨灰的树木郁郁葱葱。

我市作家孙建邦曾写道:“小楼、栅栏、铁锁,给这个社会留住了一段珍贵的历史!赵春娥的坚守,……给后人留下了一块浸透着时代精神的净土!”

神州街,因为一个不朽的名字而名扬全国。

【老街旧话】

## 正经梆子腔

□ 沙草

正经梆子腔,是老城老街人常说的一句话,多用于称赞别人,意即老大、头一份、正宗、权威、无可替代。比如说此人做事大气、仗义,又合规矩,就会说:“人家(读ra)才是正经梆子腔哩!”老街上也有很多邻里纠纷,家长里短,最后解决得当,当事人或说和人,能得到这么一句评价,那是很光荣的事儿。

这句话也体现了老街人对梆子戏的至爱。民国时,河洛地区流行曲子戏(曲剧),而梆子戏是1930年前后有了女演员以后才流行的。国民政府把洛阳当成“行都”,政治文化中心转移,老城曾盛极一时,梆子戏也就逐渐深入人心了。有一副戏联是写曲子戏的:家传耕读,农闲时扮作生旦净丑;戏作君相,结局后仍是士农工商。

梆子戏是以专业演员著称的。当时老城有五大舞台,分别是马市街的同乐舞台、凤化街的风化舞台、北大街的华乐舞台、老城东大街火神庙的国民舞台、老集上的胜利舞台等。上演的剧目有《阎家滩》《桃花庵》《秦雪梅吊孝》等。那时,常香玉也在老城的几个舞台唱戏,老街上的盐行经理石卫臣曾为她担保买过全套行头。

老街人喜欢听梆子戏,是因为梆子戏委婉动听、吐字清晰、唱腔悲凉,于关键处大板行腔,流畅酣美。这种风气延续了好几代。“文革”前我上小学,流风所及,很多少年都喜欢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,为的是能听到新闻和豫剧《朝阳沟》(梆子戏1952年更名为豫剧)。那时的收音机与现在的电子产品相比,真是太小儿科了。

大我四岁的叔叔,当时省下了零花钱,组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,试听那天,我和他一起上到过厅屋的青瓦房顶架天线,那兴奋劲儿,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温暖。当时听到的就是《朝阳沟》,“亲家母,你坐下,听我说说知心话”,全院子的婶子大娘都来了,那高兴劲儿,简直像今天中了彩票大奖。



(资料图片)

■ 投稿邮箱:  
wbheluo19@163.com  
■ 电话:0379-65233687